

歷
史
與
空
間

天國的彩虹

■韋剛

少年時讀過些歷史故事，鄰國日本的原住民，在公元前200年後，受到了中國人徐福和他帶領的隊伍的教導，改進了農耕漁牧製鹽等生活技術，日本都很感激他，直到現在，還流傳着許多有關故事和史跡。徐福是替秦始皇往東洋求不死長生藥的統領，他兩次帶領過千人的船隊東行，抵達日本九州，但因找不到藥而不敢回國，老死東瀛。歷史學者說，徐福實堪稱為日本的始皇帝。

誰知這個與中國有着如許長久關係的鄰國，建國以後羽毛漸豐，牙尖嘴利，到處伸爪攫取鄰邦國土，1894年甲午戰爭清朝戰敗，割讓了台灣及澎湖列島加賠款。1904年日本擊敗俄國從而取得庫頁島南部，繼而兼併了朝鮮。1914年攻佔了我國青島。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國主義者野心愈來愈大，處心積慮要用武力征服我國奪取土地和資源。1931年9月18日大舉進軍我東三省，是為入侵我國的最難忘的「九一八事件」。隨着，1932年1月28日大舉進攻上海，陸海空配合，戰鬥激烈，我十九路軍奮勇迎敵，是為驚天地泣鬼神的「一二八事件」。日本侵略者得寸進尺，於1937年7月7日憑藉口向盧溝橋武力進犯，發動了對我國的全面侵略，是為「七七事變」。由於當時我國國力單薄，政府抵抗意志不堅決，日侵略軍遂迅速侵佔了上海南京。該年12月南京陷敵時，日軍瘋狂殘殺我同胞20萬至30萬人，燒毀全城三分之一房屋，殘酷血腥手段令人髮指。在這一連串的侵略行為中，日本投入300多萬兵力，配合大量空海軍，直至1945年8月15日戰敗投降。前後歷經14年的侵華戰爭，我國同胞傷亡3,500多萬，財物損失620多億美元。如果從1874年日本侵我台灣造成的「牡丹社事件」起計，直至1945年日本戰敗，我同胞在這期間非正常死亡達2.8億人，財物損失達50萬億美元。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對世界人民都造成極大災難，而其中由於它以主要兵力進攻我國，加以手段極端殘酷，所以留下了最大最嚴重的罪證。不過，最令國人痛心的是部分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國人，對這筆血債卻惘然無所憶、無所思、無所念。

特別是現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竟然違反了日本戰後的憲法，立心要修憲，要解禁「集體自衛權」，其動機便是要把日本再次武裝、再度發動侵略戰爭機器，企圖依靠美帝國主義再度雄霸亞洲，實現它奴役亞洲人民、攫取亞洲各國資源的大夢。我國人民正在專心致志努力建設更美好的祖國，決不能忽視磨刀霍霍的帝國餘孽和世界霸主的血腥企圖。

今天竟然有青年不知道「九一八」、「一二八」或者「七七」是什麼一回事，所以，當我讀到了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女士的事跡時，特別重視介紹她的「中國新聞網」的一句話：「懷念張純如，滿腔正義的女士，華裔青年的楷模。」

張女士不但是華裔青年的楷模，應該是中國人的楷模，世界愛好和平、正義人民的楷模。她是華裔美籍人，家庭教育良好，父母是專業人士。美國大學新聞系學士，已婚有一子。1995年第一本著作：《中

國導彈之父——錢學森之謎》是她經詳盡收集資料寫成震動書壇和喚起民眾的精心傑作。

2003年《美國的華人——一部敘述史》以她收集到的史實寫出她深刻的見解，批評了各種偏見。她的著作在文壇引起極大的迴響，尤其是揭露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喚醒了民眾對暴行的沉默、振發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對惡勢力的反抗、激勵了被壓迫的民族對侵略者的戰鬥意識。正義的作家和世界人民對她的作品紛紛回應，表示支持和對日本侵略者的控訴。除了堅持不懈繼續揭露、報道有關南京屠城的事實之外，她還調查、證實了日本侵略者在菲律賓、對美戰俘的反人道暴行，她也對德國納粹殘暴毀滅猶太人的罪行表示極度憤慨和控訴。除了用筆戰鬥，她還奔走呼號經常往各處演講，對法西斯侵略堅決揭露鬥爭。

1997年她寫出了震撼世界的《南京大屠殺60周年》，此書登上美國《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達10周之久。日本右翼政黨和人士震驚了，對她進行污衊攻擊甚至跟蹤恐嚇，一連串的迫害威脅令她精神衰弱以至患上相當嚴重的憂鬱症，卒之，很不幸，她捨棄了丈夫和兒子，2004年11月9日獨自在車內開槍自盡。

正如她留言所說：「我曾認真生活，為目標、寫作和家人真誠奉獻過。」她畢生到處奔跑訪問搜證演講，為的就是讓世人不要忘記南京大屠殺、日本侵略者對中國數十年來的殘害、法西斯對世界上無辜的人民的殘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今天看來，她的精神更誠可貴。我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立有紀念她的塑像，而在大洋彼岸她生長和工作的地方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也矗立着她另一尊塑像。寫到這裡，我停下了筆，心潮起伏中默默凝成了這七律：

風爽英姿立兩洋，
更勝伏寇快鋼槍。
毛維一管戳倭丑，
心曲多卷揭創傷。
世間邪魔頻叫陣，
毗鄰厲鬼未曾僵。
強軍武備誠良策，
維我長城國運長。

謹以此向張女士致敬及祈望我們，尤其是年輕人，不要忘記侵略者曾經給我們帶來的苦難，不要忽略兇殘的侵略者仍在虎視眈眈磨刀霍霍。日本走上這「再軍事化」的絕路，加上美國在亞洲的野心，使亞洲籠上了妖霧黑雲，愛好和平全心投入建設的我國人民，不要掉以輕心，應該有所警惕。

張純如英文名字是：Iris Chang Shun-Ru，Iris是鳶尾花，但字源起希臘，有彩虹（rainbow）之意，亦為希臘彩虹女神名字，純如年終時才36歲，葬於美國天門墓園（Gate of Heaven）。願這光輝璀璨的彩虹永遠亮在天上，照遍人間、照透陰暗、照亮凡人心坎，讓光輝驅走邪惡詭計毒心。

你突然溫柔地叫着我的乳名
好像童年從未結束
好像寂靜襲來
瞬間將凍住的滿心熱鬧和歡喜
五彩繽紛地釋放

雨細細密密織着世界
我落在網裡
認真地與童年相遇



■張純如寫出了震撼世界的《南京大屠殺60周年》。網絡圖片

字
裡
行
間

■黃仲鳴

兩個山人

近來在坊間淘了幾部香港技擊小說，不勝欣喜；尤其是得大圈地膽的《嶺南雙傑》和念佛山人的《紅船雙傑》。大圈地膽身世不詳，只知姓黃名健，除寫技擊小說外，還撰寫間諜小說。至於念佛山人，一九五零年代的《小說精華》雜誌，曾刊有「非小說作家」寫過一篇介紹他的文章。

年前，曾在嶺南大學主講《少林寺中的山人》。所謂山人，即是專寫少林故事的五位作家，包括我是山人、是佛山人、同是佛山人、禪山人、念佛山人。五山人中，我是山人陳勁最勁，念佛山人許凱如較次，是佛山人鄧羽公則是這派的祖師；在這裡，特談談是佛和念佛二山人，蓋二人後來相交甚密，許凱如得鄧羽公極力邀稿，登上從文之路。

鄧羽公是正宗廣東佛山人，是搞小報的聖手，在廣州時，創辦《羽公報》、《愚公報》；來港後，創辦《石山》報。打從一九三一年起，便在他辦的報紙撰寫技擊小說，另外還寫時評、雜文等類文章，堪稱多面手，筆名甚多，除是佛山人外，還有忠義鄉人、佛山人、凌霄閣主、天涯浪客、鄧九公、倒翁等。生卒年不詳，為《成報》創辦者何文法的外父。他的技擊小說，間有匪夷所思的「奇功」：

「至善與馮道德睹此岩口。又見奇峰無路。不知由何處可上。乃就山峰腳繞行四面。但覺四周皆峭削如天梯。至善乃謂馮道德曰。現在天氣尚清朗。或不致有嵐瘴毒氣發出。不如乘此時。大家運用輕身神行術上山。……於是乃各自運氣。一瞬間而二人均一齊縱身而起矣。大家皆向岩口上升。不及半刻。而二人已立岩口。」（標點符號依原文）

這種「神行術」，當非少林功夫，在後來的山人中鮮見。

念佛山人和黃飛鴻的徒弟林世榮，是半師半友的關係。所謂「半師」，他的技擊小說材料，多為林世榮口述；「半友」，則彼此雖是忘年交，念佛山人仍以師禮相待。

據非小說家稱，念佛山人名許凱如，本屬商人。民國十七八年間，廣州報界流行小品欄，許凱如最為愛讀，從商之餘，握管為文，投於《公評報》「大羅天」和《越華報》的「快活林」副刊，署名禪普君子、謙謙，深得編者垂青。「大羅天」的編輯李一塵，遂函約面談，邀他參加「仙會」。

所謂「仙會」，是「大羅天」每隔一段時候，即邀旗下一班作者相聚，高談闊論一番。當時的「仙會」中人，俱為名響一時的文界精英，鄧羽公即是「仙」之一。許凱如遂與之相交；後來，鄧羽公辦《羽公報》，便向他邀稿。

日寇南侵時，許凱如避居香港，仍從事筆耕。廣州淪陷後，《國華報》遷港復刊，闢技擊小說欄，許凱如交遊廣闊，在林世榮的首肯和口述下，以念佛山人的筆名撰《黃飛鴻門下群英譜》。此後，與武術界諸君交遊更廣，遂奠定他寫實技擊小說的基礎。作品除黃飛鴻事跡外，尚有《廣東十虎傳》、《花槍白頭保》、《白眉三下峨嵋山》等，這些作品俱未見，得淘《紅船雙傑》，確是雀躍。

非小說家續稱，除小品、技擊小說外，許凱如因好冶遊，亦多風月之作。其為人則「年逾知命，猶喜笑謔，早歲豪於酒，量且逾斤，薄醉之後，豪放橫溢，有古武士風，如其筆下豪俠。」「豪俠」撰技擊小說，功力自是不弱。



■念佛山人的作品，難得一見 作者提供

■悟空

亦
有
可
聞

■王兆貴

無語還被無語誤

西哲有云「沉默是金」，據說出自蘇格蘭作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之口，至今仍被人們引為名言警句。這句話可以有多種解釋，無非是說，沉默也是一種態度，是一種潛在的力量，默默無語勝過千言萬語。值得注意的是，這句話的有效性要看對象和場合，不能一概而論，而且要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去應用。消極沉默的結果，不僅無益，而且有害。美國波士頓有一座猶太人遇難紀念碑，碑文是德國神學家馬丁尼莫拉的一段話：起初他們追殺共產黨，我不是共產黨，我不說話；接着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此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也不說話；再後來他們追殺天主教徒，但我是新教教徒，我還是不說話；最後，他們衝着我而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這篇碑文告誡人們，不是所有的沉默都是金，該當你仗義執言時，你卻明哲保身而緘口，到頭來就沒有人來為你主持公道了。

「沉默是金」這句名言，可對應的中國古訓很多，大都與待人處世有關，無非是告誡人們管住自己的舌頭。比如說，「言多必失」、「禍從口出」、「是非只為多開口」等等。這些古訓同樣也有積極與消極之分，也要區分應用對象和場合。在有些情況下，有些人身上，沉默會引起誤解，無言會釀出禍端。發生在我國東晉的一樁公案，頗能說明這個問題。

魏晉時期的琅琊王氏，自王導、王敦兄弟始，因助司馬睿南渡建朝奠基於此，拜將封侯，加官進爵，權傾朝野，成為當世首屈一指的名門望族。後因王導之弟王敦起兵反叛，累及家族幾百口人的安危。時任司空的王導驚恐莫名，就帶領宗親子弟二十多人，前往皇宮門前恭候請罪。此前，元帝的寵臣劉隗，曾勸諫元帝對王家予以滿門抄斬。

這天早上，站在宮門外的王導，見尚書周顒來上朝，就大聲央求他為王氏一門請命。誰知周顒看都沒看他一眼，吭也沒吭一聲，就逕自進宮去了。周顒見到元帝之後，極為為王導

開脫，說王導向來忠誠，絕不會與王敦同流合污。元帝覺得周顒言之有理，就留他偏殿陪餐。周顒好酒，喝得醉醺醺的才告辭出宮。一直站在門外的王導向他打招呼，他仍舊是不理不睬，大搖大擺地回家了。回府後，周顒又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奏章，再次為王導申辯。這一切，王導哪裡知情？見他不屑一顧的神色，還懷疑他在元帝面前說了自己的壞話，於是便懷恨在心。

東晉開國後，王敦因戰功卓著，擁立有功，被拜為侍中，升任大將軍、江州牧，雖未列班朝宰，卻一直坐擁重鎮，兵權在握，且強勢自恃，任性而為，不服朝廷管束。元帝深以為患，遂重用王氏政敵劉隗、刁協等，與之制衡。這讓王敦大為不滿，於是以「清君側」為名，起兵討伐。元帝有心平叛，卻偏袒王氏根基牢、勢力大，態度不夠決絕。劉隗儘管早有防備，但他麾下的新軍畢竟剛組建不久，哪裡抗得住王敦的衝擊，很快潰不成軍，王敦大軍兵臨城下。元帝見勢不妙，只好求和。王敦則以勝者為王的氣勢，自任為丞相，總攬朝政，並開始清算異己，重組內閣。周顒天性寬厚，為官清廉，德望素重，才情高雅。王敦對他並無敵意，並認為周顒應當位列三司，起碼仍可作個僕射。可當他一再徵求王導的意見時，王導總是一聲不吭。王敦又問，若不能用只好殺啦？王導仍舊無語。不久，周顒就真的成了刀下之鬼。

其實，那次殿外周顒不理王導，只是表明他身上還留有些許魏晉風骨而已，即使有些輕慢，也不代表他對王導薄情，更不足以證明他會落井下石。但因王導不知內情，總覺得周顒不夠意思。亂事過去之後。王導瀏覽宮中過去的奏章，發現了周顒保奏自己的折子，這才恍然大悟，以致悲痛不已，流着眼淚追悔說：「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你看，周顒的無語，造成了王導一時的忌恨，而王導的無語卻帶來了永久的遺憾。該發聲時不吭聲，吭也沒吭一聲，就逕自進宮去了。周顒見到元帝之後，極為為王導

詩
詞
偶
拾

天在下雨
我在思考
世界涇渭分明
橫線豎線鋒利地切割我
和我的頭腦
我的世界正被咳嗽佔據
一列列老火車從氣管中衝撞而出
我聽不見任何聲音

碧油的芭蕉樹上掛着雨珠
與我迎面一笑，莞爾一笑
倉促中
又將所有答案重新劃上了問號

遊
蹤

■張文竹

北國風情不止冰雪——記遊哈爾濱

我曾不止一次，幻想北國的冰雪。

對於出生在南方的人們，總是想去感受漫天冰雪的世界，這不稀奇。家裡的長輩有曾經在北方當兵的，每每提起北方，永遠都會侃侃而談。我就懷抱着這樣的夢想，在南方，這個偶爾冬天會下起小雪的地方長大成人。

一直以為，第一次去北方，一定是在冬天。然而，卻在初秋的午後抵達了哈爾濱。若不是長輩們執意，我想自己很難會在這樣的節氣選擇來到北方。然而長輩們卻一番語重心長：「孩子，去見識見識真正的秋高氣爽吧，你一定不會後悔的。」就這樣，我帶着將信將疑，嘟囔着嘴拖着沉重的行李箱不情願地向機場外走去，抬頭看見的卻是湛藍的天以及照在身上溫暖而細密的陽光。

我們在中央大街拐角的酒店住下，這裡便是哈爾濱的市中心地帶。酒店是我千挑萬選的，只因在與酒店隔着一街之遙便是我心心嚮往的聖索菲亞教堂。這座典型的拜占庭式東正教教堂，是哈爾濱的標誌性建築，設計者為俄國建築設計師科亞西科夫。北方的天黑得很早，大概六點過的樣子，街上已經燈火輝煌了。吃過當地特色的春餅，在夜幕下我們趁興散步至聖索菲亞教堂。夜晚的教堂十分靜謐，在街燈的照耀下顯得格外迷人，一直以來歐式的建築風格就是我的心頭好，只要靜靜地站在教堂前便會覺得特別的安心。夜深了，轉頭不捨地和教堂告別，心裡暗自期許改天早上還會再來看

看。

對我來說最好的旅行一定是自由行。忍受不了跟團的舟車勞頓和在哪儿都是一個味道的團體餐。此次的哈爾濱之行，根據長輩們的一些建議和要求，行程和攻略都是我一手策劃的。其實自己做攻略是非常繁瑣又非常享受的一件事，你可以深入地去了解這個城市的歷史、人文、美食、景點以及一切。就像你想去了解一個人，肯定不會單單只是膚淺地在乎他的外表。城市和人是一回事兒，我喜歡北方建築和街道的大氣，就像北方人的性格一樣，特別的爽朗豪邁。在哈爾濱有很多漂亮的歐式教堂，除了非常著名的聖索菲亞教堂外，還有位於道裡霽虹街的聖伊維爾教堂，呼蘭區東大街的呼蘭天主教堂以及位於南崗區天主課街的聖阿列克謝耶夫教堂等都極具特色。不過，要說到特色，那便不得不提老道外的「中華巴洛克建築群」。

老道外是哈爾濱的發源地，百年前的哈埠只有東西兩區，東區是道里、南崗，住得都是洋人，西區便是道外，住的是中國老百姓。史料記載，20世紀初，一批精明幹練、有頭腦、有膽識的民族工商業精英，率先在南二道街開商舖、辦實業，在道外的腹地置地蓋房。蓋樓時那些中國工匠紛紛效仿道裡、南崗的「洋房」，採用中國的建築手法，清水磚牆，白灰勾



■藍天下的聖索菲亞教堂。 作者提供